

无辣不成文

——读段柄仁《辣味——杂文之魂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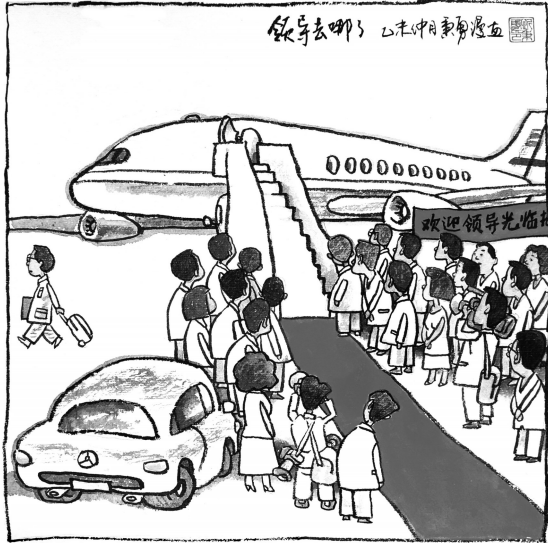
●于文岗

最近,我读了北京市杂文学会名誉会长段柄仁先生的新著《杂文的魅力——段柄仁论杂文》,其中卷首语《辣味——杂文之魂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初见标题,我有些不解,曾以为辣味只是杂文的一个特征,而杂文之魂应是一种思想或理念。然而,文章却赋予辣味以刺激性、批判性和战斗性的特质,成为杂文的内在力量和支撑点。辣味不仅代表杂文的特质,还承载其高尚美感,展现敢于呼喊、勇于亮剑、甘于承压的奉献精神以及爱憎分明、是非清晰、对恶行深恶痛绝的批判精神。

那么,如何理解杂文之魂的“魂”字呢?以人的灵魂、精神和意识为例,如果失去了这些,人虽然活着,但已经变成了植物人。同样地,如果杂文失去了魂魄,就只剩下一堆苍白的文字,尽管形式上仍是杂文。

段柄仁先生在强调“辣味——杂文之魂”的同时,并不排斥其他味道,认为多一些甜味和柔性是可以的,酸甜苦辣融合在一起也能提高杂文的吸引力和战斗力。但是,辣味是绝对不可缺少的,少了辣味就等于磨平了刀刃、抹去了棱角、拔去了针刺,等于自废武功、自断生机,结果必然是失去魂魄、自我消亡。他巧妙地用“不怕辣”“辣不怕”“怕不辣”3个耐辣等级来比喻杂文,认为杂文应该是“怕不辣”。

关于杂文,段柄仁先生曾言,杂文需有喻体。我曾将那些针砭时弊、有喻体的文章称为杂文,而偏向说理或抒情的文章则分别称为随笔和散文。



领导去哪儿了

忻秉勇

漫天繁星后闪烁着“藏蓝”

文/邓 亮 图/马宏亮



在公安大学的警训课上,我听到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:“我不想让你们成为追悼会上的主角!”那一刻,我深感生死之重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目睹同事和同学的离开,我作为一位新晋民警,对生死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在派出所的宿舍备勤时,我躺在床上,看着手机里警校时的照片,突然感到自己仿佛一夜之间老去。每每想到衰老,总会联想到死亡。有些场景,我永远忘不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同事的追悼会,真心希望也是最后一次。黄色的花、白色的花环绕着,人们默默地转着圈,围绕着那个再也不能睁眼说话的人。我告诉自己,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一切,但悲伤的情绪却总是不期而至。他的人生似乎并未结束,然而死亡却已来临。

什么是真正的一生?他面对死亡时,是否曾感到害怕?2019年那个寒冷的冬夜,和我一起值班的辅警熊剑跳进河里救了一位落水老人。他的母亲看到他被冰碴刺破的小腿和血肉模

糊的半个脚趾甲,心疼得放声大哭:“我们别再干了!”那时,我意识到,害怕源自对未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。这个职业充满了变数,无人知晓下一个警情是什么或下次出警会去哪里。然而,尽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,我们却从未真正感到害怕。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,是有一次与两位同事共同面对持刀抢劫的歹徒时。在全力抓捕的那一刻,所有的危险都抛在了脑后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抓住他!正是这种“忘记”,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“铭记”。

在我上班3年后,我听到了汤宝骏烈士的事迹。他在一次抓捕中英勇牺牲。我在台下听着他的事迹报告,泪水打湿了衣襟。我曾觉得他离我很遥远,但当我偶然看到他妻子拍摄的一家人生活趣事短视频,看到了他的生活点滴,感受到了他的爱情、事业和亲情的温暖,这个时候,他就是我身边熟悉的一位同事。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,他们的离去让我们心痛不已。

我的同学旦增罗培也是英雄。2022年1月28日,正值春节前夕,他在夜间值班时因过度劳累突发心源性猝死,因公牺牲,年仅29岁。他离开一年多之后,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。我想起老师对我们的祝福和训练时的嘱托,经历了生死之后才终于明白,英雄并非身披盔甲的人,而是有着侠骨柔肠的人。

如今再问我生命的意义,我有了答案。生命不仅是一段线性的身体旅程,更是一种心灵的状态。它与强壮的筋骨、健康的体魄并无绝对关联。生命是一种精神、一种信仰,它赋予我们力量和支撑。让我们作为生者更加珍惜生命的厚重,缅怀那些已逝者的伟大和英勇。

东坡的“存在感”

●陈鲁民



北宋文学大家苏轼是一个极具存在感的人。刚到京城时,他四处赠送诗文,拜见老师,结交朋友。他喜欢饮酒,常常出席各种宴会,也热衷于参加各种应酬和诗会,并且常常高谈阔论,旁若无人。在诗词、文赋、书画、佛学、美食、养生等领域,都能看到他的身影,感受到他的存在。一时间,天下无人不识君,就连一代文宗欧阳修都对他的才华表示赞赏。

然而,由于高调,苏轼后来遭遇了不幸。他被嫉妒他的人诬陷下狱,险些丢了性命。相比之下,他的弟弟苏辙同样才华横溢,诗文出色,但为人低调内敛,因此树敌较少。对于东坡的遭遇,他的弟弟苏辙看得很清楚:“东坡何

罪?独因名太高!”换言之,就是因为东坡的存在感太强,无意中挤占了别人的空间,被人羡慕嫉妒恨,不整你整谁?这就是“誉满天下,谤满天下”。

经历了大风大浪后,苏轼逐渐领悟了这个道理。他开始有意

识地收敛光芒,降低曝光度,不再追求存在感,以避免引起小人的注意。一次在黄州城内逛街时,一个醉汉撞倒了他,狠狠瞪了他一眼并骂骂咧咧地走了。苏轼从地上爬起来后抚掌大笑说:“终于有人不认识我了。”他把这一感悟写信给朋友李端叔:“得罪以来,深自闭塞,扁舟草履,放浪山水间,与渔樵杂处,往往为醉人所推骂,辄自喜渐不为人识。”

经过“台诗案”后,苏轼总结了两条教训:一是“峣峣者易折,皎皎者易污”,做人不能过于高调、招摇;二是文人最重要的是以诗文立世,让作品去刷存在感。尽管他离开了京城,但他的诗文佳作仍然广为流传。这让那些嫉

妒、陷害他的人感到芒刺在背,却又无可奈何。他们只能一次次地把他贬到更远、更荒凉之地。

存在感这种东西很奇怪。有人拼命去争、去刷、去表现,却不见效果;有人无意去争、去刷、去作秀,却顽强存在。李冰父子不懂什么叫存在感,但站在都江堰边上,你能不感觉到他们父子俩的存在吗?曹雪芹也不会刷存在感,但手捧《红楼梦》,好像曹公就在侃侃而谈,妙趣横生。当人们把酒持螯,吟诵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似乎觉得东坡正笑咪咪地看着你我,并在遥寄祝福: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



以史为鉴